說夢卷二

雲間曹家駒千里氏著

忠義殉國

昂草之際惟繩如瑗公從容就義言之令人齒頰猶香若卧子一死直是迫於計窮未得與吳夏比烈也外此則皆為狂人煽惑以妄圖僥倖富貴相率而蹈不測之淵及乎事敗如刲羊豕此自取滅亡何云烈丈夫哉若武臣如侯懷玉者（名承祖金山衛指揮）庶幾死無遺議者吳大兵環攻嬰城固守及城陷猶率兵巷戰殺傷數十人力屈

被縛主帥提督李成棟有意生之懷玉曰承祖食祿二百餘年今日一死固其所也豈肯事二姓哉驅出斬之剖其腹暴屍華亭學宮前見者掩淚有一子名其偉亦以謝堯文株連死　徐無念者文貞四世孫也乙酉之變人有勸其避居鄉曲者對曰我家世受國恩如吾輩不死誰當死者有坐以待死而已破城之日先抱二女懸梁間然後夫婦分左右而縊焉亂兵入其室無不嗟歎夫懷玉雖世職非比於轍侯上公指河山而為誓也若無念以烏衣子弟竟與懷玉先後殉節彼鐵券金章黃扉紫閣者聞之公之風當愧死入地矣

松江遭難

松江僻處海隅從來不被兵火歷考前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楚滅越而春申君之封邑辭淮徐而就吳地者亦喜其安樂無事耳劉項逐鹿所爭在關中若澤國豈過而問哉漢末三分遜抗機雲實產於此至今誦谷水崑山之句繁華景象猶令人想像不忘矣司馬氏渡江而張季鷹有蓴鱸之思其為樂土無疑宋齊梁陳俱都金陵蘇松為卧榻之前何煩師旅逞韓擒虎舟師抵建

業縛陳叔寶即名城大郡勢如破竹何有於我松彈丸之地乎五代時錢氏有國籍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國用故農功水利最為修舉民生其間者亦蒙樂利之休迨藝祖開基錢俶納土易姓之際人不知兵宋末伯顏下江南大兵直抵臨安於吾松無涉也惟元末則張士誠破平江守松者苗兵捍禦會苗帥楊　者與達魯花赤　爭娼婦張賽兒相仇殺苗兵乘此大亂殺千人越三日而士誠兵至苗兵即遁去及太祖破蘇州擒士誠松江已納款有松人錢鶴皐者以豪俠自負號召徒衆抗拒王師徐中山在蘇先遣葛指揮率勁卒五百人來觀變進滬浦塘望見兵執竹竿鎗十五成堆立岸上葛大笑曰誰謂松江反此亂民也麾舟直抵城下立時撫定止戮鶴皐等數人而已世廟時倭亂始壬子迄甲寅苦兵者三年然殺掠惟在四郊及村落市鎮若郡城內無損也乙酉之夏王世焯號簡平字彰侯上海人原任中書　御豫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群小弄兵如常六蔡長之類　撫宗藩為奇貨即瑞平王日惟以打餉為事時沈司馬家居不勝其忿乃起而倡義人妄意司馬曾嘗兩廣必曉暢軍事可

倚以成功羣起而附和之然皆市井流薄遊手好閒之徒輕綃單縠如子弟登場　徽人黃伯一矢不及發長驅直入備極屠戮之慘火三日夜不息時縉紳任守門者李存我名待問癸未進士　章次弓名簡舉人咸死於亂兵焉夫松郡本非戰場自司馬草率舉事國家指為岩疆兵民雜處蹂躪殆盡即今屋無完棟瓦礫如山度非二百年成平恐不能復閭里之舊也

沈司馬起義

沈司馬名猶龍字神伯號雲升父號王近溪子貴後更號沈養和

賃一廛居東外楊家廊下以賣紙為業與同輩焦姓者爭市相毆鼻端竟為所嚙去兩孔軒然乍見者無不哂焉有一子讀書辛亥入泮即名沈猶龍不知何故而王忽改姓沈也甲寅冬學使者歲科兼試拔置第二乙卯舉於鄉丙辰聯捷初任鄞縣令考滿入臺班轉京卿繼推閩撫後陞兩廣揔督加兵侍銜蓋宦途之迅利如遇順風張飽帆即同仕者爭羨之近溪服多補乘軒而謁達官幾不知其為賣紙人吳告歸未久適遇鼎革乙酉之秋妄起兵端破城之日人見其赴東門翁英郡人武探花

攙扶而出至弔檇為城上飛矢所中墜濠而死有云遯
跡吳興山中者俱揣度終不知骸骨落何處事平後其
子僅以衣冠葬之司馬少壯　宦遊不暇營甲第晚得
瑁湖涇尹氏一庄拓為別業凡閩粵所獲重寶充牣其
中里中一聞初三之變群起而掠之沈香有重二十斤
外者琥珀有重斤外者端硯以百計其他珍異不可勝
數初四日其子婦及如夫人避至余家余以扁舟送姻
家川沙王公覲處其弟名黑二平日倚兄勢頗橫時潛
於陳家行當事踪蹟得之僇於市二子長曰東生祝髮
為頭陀改名浩然能書寄跡僧舍歿無檟具吳舍文首
倡捐助同志者共襄之次曰南生僑寓吳門司馬體貌
豐偉但聲音甚小不稱其軀其夫人趙氏幼為養媳待
年夫家長而配偶伉儷無歡故登第後亟謀買妾有王
心宇者以二女納之凡子女皆王氏出也後值顛沛不
能自給為民家執爨夫司馬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而
此兩王氏者入門為金屋之嬌從宦為節鉞之閨寵榮
極矣乃垂老為傭苦甚村嫗謂非好夢之難成何概司
馬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挑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未

知何年得脫苦海豈天有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

黃文麓敗死

黃蜚號文麓江右人歷邉塞老於戎行明末摠兵安慶既上游失勢聯舟從太湖抵松時七月下旬正當沈雲升舉事持大司馬體而文麓自為一軍不相統攝師克在和全乎未之知也吳聖階名志葵者同鄉族子素以膂力自負初為撫標遊擊後陞吳淞摠兵雖意氣雄烈而生長三吳目未曾睹戰陣以文麓老將遂與之合軍八月初三破城兩家兵俱泊黃浦之金家灣十六日李提督以小舟三四十載火器攻之值東風甚勁兼以潮來巨舟鱗集從上風縱火遂延燒不可覆滅無一得脫蓋西去則港狹東走則風水兩逆也焚溺死者無算兩帥俱就擒夫聖階一紈袴子耳不足深責獨怪文麓部下豈無敢死之士可突圍而去相率被縛則其平日之用人可知矣此地水深一十五丈凡巨砲餉資俱沒焉余每過此不禁折戟沈沙之歎也

何憨人練兵

何憨人初名厚後改名剛起於寒素為諸生即束修自

好庚午舉於鄉益砥礪名節故方禹修公祖心重之辛
巳歲再築石塘特請董役慤人雖書生然見流氛方熾
江左偷安慨然有談兵之志癸未試禮闈不第遂上疏
謂東陽義烏之人素習戰鬬請於此地練勁卒五千以
備緩急并荐許都為大將會方太公祖已大拜遂可其
奏授兵部職方即領專勅假便宜正欲視事而許都反
側都故廣交游曾執贄於陳卧子時卧子以紹興司理
為招撫之任都託師生誼信其說遂降而終置大辟人
有譏卧子殺降為大不祥者而慤人亦殊沮喪遂改而

鍊水師其所募者俱濼澱柘林之漁船鮫戶也以此輩
出沒洪濤故用其長舳艫相接直抵京口史閣部督師
淮上遥為聲援迨維揚告急閣部提兵而來慤人亦往
協守未幾城陷或云赴井而死或云死於亂兵終無可
考方慤人督兵用川人何蜚為叅將及兵敗蜚遁歸松
城求庇於糧倅何源源亦川人也乃密托余內弟顧某
者藏之其家丙舍頗深僻久而漸露向時從慤人為材
官兵目者俱海濱無賴蜚在京口時一以軍法約束遂
成宿憾乃相約於一日擒而殺之投其屍於河妻孥啼

號道上見者心哀之夫蜚固儥軍之將無論上負國家亦且下愧知己死何足惜但殺之者報私仇非伸大義也以燕伐燕可乎

吳兆勝謀反

丁亥仲春余寓北郊偶散步陸墳見有白氣如虹直貫城上余心疑此為兵兆未幾而果有吳提督之叛此人舉事最為孟浪其部下卒僅三千人而偏裨俱不樂從則爪牙心膂一無所恃其倚為謀主者惟陸文伯戴武功皆吳下狂生非有孫吳之畧也妄欲結湖寇為助不思此輩搶食賊何濟乎緩急之用而松人受禍猶淺者亦會有天幸先是有盜魁畢光者猖獗於泖澱之間適為巡兵所獲解之提臺立刻梟示又有沈君儀者本人奴而妄稱兵部郎械船如櫛為橫浦南掠餉殆無虛日亦為柘林遊卒縛獻彼全無俱色蓋恃陸戴為內援也不意兩人俱值赴席無一在幕下者倉卒被戮由是羣盜大駭謂直是誘而殺之也非真舉大事耳故相約起兵日城上豎白旗為號兵皆易小帽登城而盜艘無一至者不得不反戈相向設不先殺此二賊則內外交攻

松無噍類矣勝兆先期平取吳淞江船彼中總兵沈豹
覺其有異抗不奉調蓋彼已早為退步若此事早不被
擒則大兵一集彼竟航海而去則松人之屠戮將有同
於乙酉之秋者凡此皆天意也厥後巴陳兵至但搜戮
其平日與勝兆有香火之情者然已玉石不分矣

吳逆勝謀反謝堯文聯絡

乙酉之秋三吳底定勢如破竹惟浙東擁戴魯藩依錢
塘之險守禦甚固黃斌卿弘光時封肅虜伯練水師於舟山遙
為聲援一時人心思漢不無中興之望俱欲輸款以圖
佐命勳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絡之丁亥之春堯文抵
閩謀渡海其衣冠頗異於衆海上巡卒詰之復出大
言乃縛見柘林守備陳可一加刑訊具吐真情遂從旅
舍孫龍家搜出所賫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吳勝兆反
謀已決置之不問但以堯文檄府羈禁聊掩衆目而已
不數日勝兆舉事人定時殺楊海防名之易方司理迨
黎明而為麾下所縛何暇問及堯文事乎久繫不釋會
上官至閩因詢堯文來歷知其以通南事敗而發覺
由柘林遂從陳可詢其顛末陳以昔日所錄副本進據

以上聞王撫公同北來滿官到松按籍而求無一得脫首列者為蘇之孝廉顧咸正進士劉公旦名曙吾松董祐申袁國楠朱用枚張謝石董剛皆表表有名者莫不駢首就戮其株連不可勝計而表文出於夏存古之手亦罹於禍瑗公先生之後遂絕焉夫時方多事兼無妄之福必遭无妄之災顏氏家訓所以有戒兵篇也

知天文致禍

明朝私習天文有禁熹廟時吾郡有顧景雲本村塾師曉家緯所言偶有驗士大夫頗信之名聞上官徵檄屢下至比之劉誠意景雲深自嶔匿景雲死而其子起鳳自謂得父傳與東土蔣從平從治兄弟相善八月初三破城後匿於蔣所二蔣素狂勇好弄兵父為薄宦頗饒於資與起鳳謀渡海而起鳳欲先殺妻孥以絕內顧約於夜半放砲聞聲即揮刃蔣家家衆聞此言憤甚適有一船登陸側置於場家衆匿於下起鳳方舉砲船下人突出持巨棍擊其首立仆焚以烈焰頃刻煨燼時張謝石亦在焉渡海之謀既散謝石飄然獨往得監國消息歸而廣結同志連名上表會謝堯文事敗謝石遂不免

母妻并逮妻以年少配滿兵母陳氏發回原籍待流刻
揭鳴寃歸咎二蔣因而波及蔣之內親吳起凡吳固厚
長者太尊羅士俊乘此需索致大費謝石幼孤能自成
立有美脊工於文每試必前列早年食餼實諸生之翹
楚惜以不慎交遊橫尸街市噫起鳳以天文名而身且
不保又何能知國祚之休咎也

陸王又玄驟擢內閣中書掌房

明朝中書一官其途有三一曰進士中書科優閒無事
惟需次擢清華而已一曰兩殿中書盖文華武英是也
專供內書畫之役援納有定例朝上賞而夕即拜官其
取徑極捷但與中涓為伍故士流恥為之一曰內閣中
書即制勅房誥勅房也以其為閣臣左右之人故人樂
趍焉內有撰文四員必以孝廉選入又每房設掌房一
員積資加服俸至僕少開棍乘轎儼然京卿神廟時上
海有王龍槐者曾居此職才幹甚優與揆席比昵聲勢
甚張龍槐之子名頻者以太學生即入閣辦事舊例未
授冠帶仍得與鄉試頻因此獲列賢書頻之子名陸彥
號又玄頗有才藻早年登乙榜兩蹟禮闈思紹父祖之

箕裘會有興援遂得與撰文列崇禎戊寅春余入都館於又玄之寓每閣中有所撰擬輒屬余起藁相得甚歡時掌房者一為周國興一為楊餘洪皆京師積猾又玄每與余談及兩人不禁髮指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余必扼其吭而拊其背余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此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次亦不失為部郎再一轉則為郡守司道皆囊中物耳奚為與此輩角雌雄哉又玄頗是余言迨余歸而難發矣蓋韓城薛觀國大拜有推轂又玄者韓城暱之因而朝夕短周楊至歲終而羅列贓私密疏上聞且波及殷元素周上之元素初與又玄密當其仕未得意往往周恩之及又玄親幸韓城不復援引元素以此遂致凶終而上之為周國興之姪且與元素甚厚故一網打盡獄具而元素僅革職上之遣戍周楊二人竟死於廷杖又玄驟躐掌房即蔡澤之奪應侯不若是之酷也未幾又玄以東廠發其事罪狀下詔獄論死韓城亦為袁愷所參於私寓勒令自盡又玄之死在辛巳冬初余抵都稍後竟不及與之一訣傷哉夫士君子赴功名之會自當隨流平進

若奪諸其懷而與之則出尔反尔禍不遠矣方又玄除周楊之時豈不快意孰料其親戚子弟布滿畿甸所交游者俱勲戚廠衛又玄不過藉韓城一人力耳而彼固百足之蟲也欲求無敗能得乎

巡按關係

巡按一官關係甚重蓋察吏安民貪墨猶有戒心舊規謁廟後登明倫堂講書畢諸生進而言地方之利弊官府之賢否觀風采聽焉明朝華令張太羮求之今日可稱循吏特以接鄭淡石之後盛極難繼人情責望太過值路按君名振飛進士北直人視學諸生刺刺不休能幾不免幸夏瑗公出持平之論得以免全大清如周令者名世昌進士河南人行事得失相半會秦瑞寰名世禎滿籍莅學宮諸生言其貪酷周見人情洶洶不及送按君登輿亟先行至堦下士民混雜圍而噪之攫其帽項按君檄刑廳查首事有張生抵罪焉羅士俊滿籍守松最貪縱平日奴隸諸生文宗臨學乃慫之兼陳其劣狀羅亦窘而先走瓦石交投其背自此大失勢撫公劾之革職逮問已擬絞後營脫復具疏辯冤復官部議以其抗旨欺君戮於市

都蓋天綱之不漏也他如金山衛叅將李景暘大為一方害秦按君叅之論死自按差一停而猛虎白晝噬人無顔忌矣

理刑賢否

理刑為上臺耳目之寄前朝居斯官者砥礪自好往往擢臺省而去　大清開國首任者為方生明名重朗河南人拔貢長才四應亦無黷貨名與余最相得不幸死於吳勝兆之難繼之為陳國經進士貪婪無忌即其用事之人有積貲累萬者以背漕往上海猝死公署中人咸快之其在任時有一事頗奇陳本河南人止一子甫數歲為流寇所掠後遂以姪為子長成欲諧婚媾而其姻家在本籍送女至松陳遣僕婦出郊　迎門者詰之婦操鄉音以對旁有一童殊藍縷聞之攀輿問曰汝非某人乎婦大驚問其來歷知為陳所先時失去之子也轉掠到此為兵家樵汲忽然天作之合得父子相聚云陳之後為韓名里山東人進士風力矯矯彈壓強軍余目中所僅見者也收兇大受其惠亦以暴疾亡此後有許公名宗渾嘉興人進士最盛德重廉耻惜以旗軍鼓噪詿誤罷官其最不肖者則為